

道尾秀介
Michio Sasaki

カササギ
たちの四季

喜鵲的 四季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喜鹊的四季

(日) 道尾秀介 著
潘璐 译

《KASASAGI TACHI NO SHIKI》

© Shusuke Michio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Ltd.through
KODANSHA LTD.,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Beijing,China.

本书由日本光文社授权新星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鹊的四季 / (日) 道尾秀介著; 潘璐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33-0901-1

I. ①喜… II. ①道… ②潘…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919号



喜鹊的四季

(日) 道尾秀介 著; 潘璐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武晓宇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李 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01-1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1	春—— 鹊之桥
51	夏—— 蝉之川
107	秋—— 南之绊
183	冬—— 橘之寺

春

鹊之桥

停车场一角盛开的沈丁花^①散发出酸酸甜甜的清香，我从轻型卡车的驾驶室一出来就闻到了。现在是星期一的下午三点，晴空万里。过去整整一周都冷得要命，今天倒暖洋洋的，是个好天气。风儿和煦，空气清新，鸟儿在枝头欢唱，而我的荷包里没有钱。

“该死的无赖和尚……”我回头看了看轻型卡车的后车厢，又叹了口气。

车厢里用绳子固定着一只桐木衣柜。就在刚才，距离我们店面车程三十分钟的黄丰寺的住持把这件东西强行兜售给了我。家具表面到处都是细小的划痕，还有亲戚家的孩子在上面贴纸留下的痕迹，不仅如此，衣柜背面还生长着一片片白毛，就像雪景一样。反正不管怎么看，这东西也不是一件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家具。很明显，这是那个住持嫌处理大件垃圾麻烦又费钱，所以才把我召唤

^①沈丁花：又名瑞香，常绿小灌木植物。早春开花，花期较长。花朵锦簇成团，有白色、黄色和紫色，花香宜人，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过去的。

——这个吧……好像不能回收啊。——

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而那位一看就像职业摔跤界专扮坏人^①的住持却勃然大怒，他拿出我们发的广告传单，指着那上面“本店负责回收一切”的广告语质问我。

——那这样好了……我出五百日元回收这个，如何？——

听了我的提议，他又立刻吹胡子瞪眼地把广告传单上“高价回收、低价出售”这一句指给我看。

他眯缝起眼睛，像腐烂鳕鱼子一样的嘴唇也一点一点地上扬。最终，他竖起一根肥胖的食指，用好像从地狱底层发出的低沉嗓音提出了一万日元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我最后同意以七千日元的价格回收这个衣柜。住持把七张千元钞票揣进僧衣口袋，我刻意无视他得意洋洋的表情，一个人奋力把衣柜装上轻型卡车的车厢，然后驾车离开了这个寺院。

“无论如何得先把这个东西塞进仓库才行……”

我把衣柜从车厢里卸下，试图将它搬进仓库。

但是，我一个人根本做不到。虽然店面的仓库紧邻停车场，但仓库的入口在停车场的另一边，距我停车的地方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搬了一半就筋疲力尽的我只好先把衣柜放在路边，一边按摩着两臂一边走进仓库。仓库入口挂着店面的招牌，上面写着：

喜鹊·旧货商店

^①在以观赏性为主的职业摔跤界，有一类人专门负责扮演坏人，以增加打斗的故事性，激发观众的兴趣。

“我回来了。”

仓库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茶具组合、拖鞋放置架、喷墨打印机、写字台、《北斗神拳》^①、儿童蹦床、《棒球英豪》^②、家用空气净化器等等。虽然我们管这里叫仓库，但其实这里原本是用来陈列商品的地方。说“原本”好像也不确切，现在这里仍然用作商品陈列，只是东西一直卖不出去，积压得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把这里称作仓库更为确切。

“喂，我说华沙沙木，你能不能过来帮我搬一下衣柜啊？”

爬上仓库里侧的梯子就来到了二层的事务所，我朝里面张望了一下，并没有看到华沙沙木丈助的身影，倒是看见一个穿着牛仔裤和连帽夹克的短发女孩儿坐在里面的沙发上，啃着百奇^③。

“日暮先生，你又被人坑了吧。”

她说的日暮就是我。我叫日暮正生，今年二十八岁，在这个总共只有两名员工的店里担任副店长。

“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你的语气告诉别人‘唉，我又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傻事。但是我也被折腾得够呛，快要累趴下了，所以你们就高抬贵手吧，听了我的事以后不要表现得太夸张’。”

“菜美，你来了呀。”

她叫南见菜美，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④，不过倒是很有来历。

①《北斗神拳》：技击题材的漫画，作者原哲夫。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连载于《少年JUMP》，是二十世纪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漫画之一。

②《棒球英豪》：运动题材的漫画，作者安达充。于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连载于《少年SUNDAY》。

③百奇：由日本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生产，是一种棒状并带有不同口味涂层的饼干类日式零食。

④“南见菜美”的日语发音是 Minami Nami，所以这里会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

“要不要来一根百奇？”

“算了，我不吃这个。”

“吃吧吃吧。给。”

“多谢了。华沙沙木到哪儿去了？他在楼上吗？”

在二楼事务所的上面还有一间阁楼，那是我和华沙沙木共同使用的生活空间。

“没有，他在厕所呢。”

就在这时，我听到巨大的冲水声，随后一个瘦高的男人从厕所走了出来。他穿着古旧的牛仔裤和退色的史努比套头衫。胳膊肘的地方有个洞，露出苍白的肌肤。他单手拿着一本翻开的外文书，认真地阅读，消瘦的脸庞几乎贴在书页上。磨损的封面上印着几个金字——Murphy's Law。

“杨氏无生命物体移动定律……‘即使是无生命物体，也会被移到正好会挡路的地方’……原来如此。”

“你又在看这本书啊？”

他抬起头，稀疏的眉毛飞快地抖动了几下，说道：“《墨菲定律》不管看多少遍都很有收获。这本书用各个领域里的能人说过的话完美地概括了世界上存在的所有失败案例。日暮君，如果我们想在人生道路上尽量避免失败，那么首先就需要详尽地了解何为失败啊。”

这话他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都可以从中间开始跟着他一起说完了。

这时，楼下传来几声短促的喇叭声。

菜美从窗口向下望去，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路中间喊着什么。

“啊，十分抱歉，我们马上就移走。——喂，出租车司机生气了哦。日暮先生随随便便把衣柜放在那里，挡住人家的路了。”

华沙沙木一脸“你看怎么样”的表情看着我，还指了指手里那本“Murphy's Law”。我也惊讶得目瞪口呆。

“碰巧而已嘛。”

我又爬下梯子。

“我要把那个衣柜搬进来，你们俩也来帮帮忙啊。”

我和华沙沙木在这个埼玉市郊外的“喜鹊·旧货商店”的阁楼上一起生活。这个店开张两年了，我们一起住了两年，账面的赤字也持续了两年。

“你花了那么多钱就买了这个东西？”

华沙沙木帮着我把衣柜往仓库里搬。他说话的时候瞪着我，那眼神简直要把我生吞活剥了。

“我也没办法啊……那个人逼着我出五千日元回收。”

“但是，不管怎么说五千日元也太多了吧。”

我告诉华沙沙木这个衣柜是用五千日元回收的。虽然我给了那个无赖和尚七千日元，但是交易发票上写的是五千日元。多出的两千日元我用我自己的零花钱垫上了。我耻于承认也不敢承认自己花七千日元买下了这个衣柜，所以我篡改了那张发票。不过，要是早知道五千日元也让华沙沙木如此震惊，我还不如照实写上七千日元算了。

“不过，也许这样才能表现出日暮君的拿手好戏呢。最少——嗯，也要把它变成一个能卖到七千日元的東西啊。”

“好，我试试看吧。”

所谓拿手好戏就是指把回收的东西进行维修改造的技术。我毕业于一所美术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让旧货变新品，或者把新

品做旧，使其看起来像一件古董。当初华沙沙木之所以看中我，并把我拉入这一行，也正是因为我的这个本事。

“日暮先生，稍微往右一点儿。华沙沙木先生，稍微慢一点儿。”

在乱七八糟的仓库里，菜美指挥着我们的搬运行动。

她大概从半年前开始经常出入我们的小店。她曾经卷入一桩复杂的事件，是华沙沙木完美地帮她摆平了——这也是我们和菜美相识的契机。从那以后，只要有空她就会到我们店里来坐坐，啃着带来的百奇，摆弄九连环，或者一眨不眨地盯着华沙沙木的侧脸。

迄今为止，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告诉她，当时救她的其实不是华沙沙木，而是我。她一心认定华沙沙木是个天才，而华沙沙木似乎也相信自己是个天才了，但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人都错得很离谱。没有我的锦囊妙计，那件事根本没法解决。不仅救不了菜美，连华沙沙木最后也只能以笨蛋业余侦探的形象收场。

“日暮先生，撞到柜角了，小心一点儿。”

“知道了。”

但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说出实情，我不想让菜美感到失望。正是因为有“天才·华沙沙木”的存在，她才能一直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

搬运衣柜的时候，我无意看了一眼仓库大门，一个小小的身影站在那里，是个男孩子。

“欢迎光临。”

听到我跟他打招呼，少年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仓库。他看起来是个小学生——也就小学三年级的样子吧？这么小的孩子光顾这里还挺少见的。

“请进。随便看看吧。”

这个孩子脸色苍白，身材纤细，好像身体不太好。他穿着藏青色的短裤和白衬衫，似乎是私立小学的校服。修剪整齐的刘海下面，他的脸像人偶一样毫无表情，那双怯生生的眼睛顺次扫过我、华沙沙木和菜美。

“你不是来买东西的吧？”

“啊，嗯……”

把衣柜搬到仓库内侧的修理区后，我走到那个少年面前。他抬头看着我的脸，说：“手、手、手……”

“手？”

“我的手帕丢了。”

他终于说了出来。一旦开了头，剩下的话就一气呵成了。

“是几天前的事。我——”

他说前几天来过这家店一次，他想给家里那只叫“舌头”的狗买狗粮。那天正好是“舌头”一岁的生日，所以他想给它买个生日礼物。但是，店里没有狗粮，他只好空着手回家了，后来他才发现口袋里的的手帕不见了。他记得在这家店里用手帕擦过汗，所以认为大概是丢在这里了。今天他来就是为了寻找手帕。

——少年直挺挺地站着，这么多话只用了十五秒就说完了，然后他扬起下巴，似乎在等待我的回应。

“这样的话，嗯……那你去找找好了。请吧。”

少年轻轻点点头，弯下腰开始在那一带转来转去，表情非常认真。

“奇怪啊……”华沙沙木嘟囔了一句。

“是很奇怪啊……”菜美也嘟囔道，“那孩子在撒谎呢。”

没错——不管怎么看，那个少年都在撒谎。

“他说来这里是想买狗粮，这个借口也许还不坏。如果他想编这样的谎话，那么那个东西不是店里不卖的东西的话就麻烦了。比如他说要买球棒或棒球，这种东西店里可能本来就有，那么他就会被质疑‘可是你当时并没有买啊，我不记得有卖过这些呀’。从这一点来看，他说买狗粮是明智的，这个东西首先不可能在旧货回收店出售。这个孩子真够机灵的啊。”

菜美说得没错。再补充一点，到昨天为止上一周天气都很冷，所以他说在店里出汗这一点也十分可疑。

“喂，我倒是有个想法，那个孩子不会是——”

也许是为了强调后半句话，菜美停了几秒才继续说下去。

“不会是那个‘铜像纵火未遂事件’的元凶吧。”

二

“铜像纵火未遂事件”是这么回事。

两天前那个周六的早晨，我在事务所一边吃着早餐红豆面包，一边给华沙沙木沏咖啡。他总喜欢让我干这些事。我把他的红豆面包放到微波炉里加热，趁这个时间下楼去把仓库的百叶门打开。

结果下去一看，发现百叶门已经被打开了。

显而易见半夜有人进来过。仓库内侧用来压住百叶门的混凝土块被人放倒了。这个店刚开业不久，华沙沙木就把仓库百叶门的钥匙弄丢了，所以他从附近捡回这个东西每晚从里面压住百叶门代替上锁。当然，这么做肯定是不能代替上锁的，只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个行为叫做“上锁”。

发现有人闯入的痕迹之后，我立刻把华沙沙木叫了来。我们开始清点仓库里的货物。但是，怎么查也查不清楚。货物堆积如山，天晓得什么丢了什么没丢。在进行这种近似无意义的劳动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个人入侵者有可能并非为了偷盗而来。

——这肯定是纵火未遂！——

华沙沙木断言。的确，仓库里留下了足以支持这一推断的证据。一捆烧掉一半的报纸，两根烧剩下的火柴残骸。说实话，看到这些东西谁都能明白出了什么事。

幸好火势没有蔓延。烧了一半的报纸放在东西相对较少的角落。但是，报纸捆摆放的位置离那里的一座铜像的底座很近，结果那尊飞鸟展翅雕像的木制底座被烧得很惨。这个铜像已经有了买家，我在雕像底座上贴了一个写着“已售”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也给烧没了。仓库里闻不到燃烧的焦糊味，所以那个人大概在我们上床不久就下手了。

华沙沙木长时间盯着这些新鲜的罪证，似乎正在试图把无数纷繁复杂的线索一一整理清楚。忽然，他抬起头，冒出这么一句：

——纵火的目的不是为了烧掉仓库，肯定是冲着这个铜像来的！——

嗯，估计就是这样，我想。

——所以才会把报纸放在这个地方点火。在这里既不用担心火势殃及到其他货物，又能确保铜像受损。——

——但是为什么要破坏这个铜像呢？——

——日暮君，这个我还要再想想。就差一步了，再前进一步就能将死对方了。——

“就差一步”是华沙沙木想不出点子时的口头禅，我十分清楚这一点。而且，这种事本来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调查，于是我掏出手机想报警。然而，华沙沙木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日暮君，不能报警。——

华沙沙木缓缓地摇了摇头，视线投向仓库的一角。那里堆放着

一些我们称为“禁果”的货物，包括家具、摆设、电子产品之类五花八门的東西。全是我們从垃圾回收站偷来的。店里的赤字状况持续了太久，所以华沙沙木认为搞一些进货成本为零的商品回来卖的话，至少可以使业绩的纯利润部分有所提高，所以我们就从各处的垃圾回收站搜罗了一些似乎尚可使用的东西，我把它们修好，准备当做商品出售。但后来我们知道了擅自捡垃圾出售可能会触犯法律，就放弃了这个办法。可是，我们又懒得把东西一一送回原处，所以就那些东西上贴上“已售”的标签掩人耳目，并把它们都塞进不易被发现的仓库深处。

——有那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不能报警啊，日暮君。——

没办法，我只好放弃了。

——那么我们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吧。——

——嗯。——

——从刚才开始，我的脑细胞们就一直叫嚣着：“快让我们动一动啊！快让我们动一动啊！”——

华沙沙木两眼灼灼发亮。

一个多星期前的某天早晨，华沙沙木从一个突然上门的男客人手里以六千五百日元的价格买下那个铜像。那时，我正在附近的住宅区发小广告，并未见到这个男人。据华沙沙木说，那是个矮个子的驼背中年男人，戴着毛线帽、口罩和墨镜，说话含糊不清，就像嘴里含着热茄子一样。华沙沙木还说在接待此人时本能地觉得对方是小偷什么的。我听了华沙沙木的描述，觉得这种可能性高得不能再高了，不过为了不自找麻烦，这话我并没有说出口。

——日暮君，我们先确认一下那个推销铜像的男人的身份吧。——